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五十五回 醉大漢洪福救主 舊良朋華琪留賓

話說城隍神派了值日功曹與上地，走到呂祖宮門口，只見一個大漢，睡在地下，鼻息如雷、滿臉酒氣，功曹向土地說道：「此人可以救駕。」說著兩人上去，將那漢一推道：「你貧苦了這許多年，今年該你發跡，現在前面困住真龍，你快前去救駕！」說著又踢了兩腳，把那人驚醒，嚇了一身冷汗，說道：「這不是見鬼？我往哪裡去救駕！」正在猜疑之際，只聽人聲鼎沸，許多人望前跑去，說著：「拿著一個了，還有一人在那裡大戰呢，大約也是跑不了。」那大漢一聽，也不問情由，就將平日用的一根生鐵扁擔，跟著眾人，飛腳前去。你道此人是誰？乃是嘉興縣內第一條好漢，叫做賽金剛洪福，其人祖上也是軍功出身，做過甘肅提督，到了他這代，已是中落，偏生自己又不長進，專門舞錢，那些酒食朋友，見他有幾個錢，又甚慷慨，就有三朋四友，許多人靠著他養活。不到一兩年，把家私吃得乾乾淨淨。那些無賴朋友見他無錢，也就不理他了。幸虧他力大無窮，見無錢用，別項生意又不會做，見嘉興縣城外一帶，俱是山林樹木，他就將平日用的鐵棍子，改做扁擔，買了一把大斧上山砍柴，變賣度日，得幾個錢，就在這呂祖宮門口，買酒打內飲食。晚間無事，一人就早早睡覺，被值日功曹將他驚醒，朦朦朧朧的爬將起來，帶著鐵扁擔，跟著眾人，跑到郭禮文店前，見官兵差役已捉住一人，在那裡捆住。店堂外面，乃有一人，被府大老爺與城守營困住，洪福上前一看，就將鐵扁擔一舞，橫掃起來，嘴裡罵道：「你們這班雜種，這許多人戰他一人，豈有此理？是有本領的，一人戰一人，老爺專打抱不平，不能讓你們傳人多欺人少。」說著，那扁擔已打倒五六個人，到了天子面前，喊道：「尊公，你莫怕，有我賽金剛在此，也不懼這些鼠輩。」說著，早一扁擔，把楊長祺的棍子削去半段。李得勝見又來一人，舉鞭來迎，怎經得洪福是個生力，前舞後擺，早把李得勝兩眼舞得昏花。本來李得勝與鮑龍戰了好一會，力量已是不足，加之洪福本領又厲害，所以戰了二三個回合，敗了下來。洪福見李得勝要走，也不去趕，將扁擔四面一旋，用了個露花蓋頂，把那些營兵，打得跌跌爬爬，早倒了數百個，有的腿部受傷，有肩頭打傷的，吶喊一聲道：「我們走呀，這人厲害不過。」說著早把鮑龍放下，各自逃命去了。

李得勝與楊長祺兩人見了這樣，只得又上來拼戰洪福。那時鮑龍又從地上爬起來，拾起鐵棍，幫著洪福力戰。天子見他兩人可以敵住眾人，就抽身到了後面，叫郭禮文道：「你將母親，妻小安排在一處，此地你是不能住了。等事平復，你再回來。此刻先同我三人衝出城去，暫且尋個地方住下，不然我們容易走，你這一家就沒命了。」郭禮文到了此時，也顧不得家產房屋，只得自己背著母親，所妻妻小，一雙大腳，尚能走路。天子就在前面開路，招呼一聲：「鮑龍，你不必鬥了，同我走罷。」說著舉起鐵棍，衝開一條路，與鮑龍前後保住郭禮文一家人口，出了重圍。後面洪福已經趕到，說道：「你們慢行，等我一同走罷。」大家就聚在一起，直望東門而來。

城上雖有兵把守，見了鮑龍洪福，早已嚇得軟在面前，城門鎖又朽爛不堪，鮑龍上前一扭，早扭下來，共計四男兩女，一齊出了城門。行了有五里地面，天子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可有熟人家麼？」郭禮文道：「這裡叫做王家窪，前面再走一里多路，就有個姓華的朋友，家住在那裡，可以到他家裡暫住一宵，明日再作主意。」眾人齊道：「有此人家，我們就去投奔便了。」於是眾人又走了一會，已到了一所村莊，郭禮文識得路徑，領著眾人進到莊裡，因天色漆黑，只得高叫兩聲，裡面有人接聲問道：「來者可是郭大哥麼？」郭禮文道：「華哥可趕速出來，小弟招了橫事，特到你處暫避一宵。」裡面聽說，趕著拿了火把迎出來，將大眾接至裡面。在正宅旁邊三間草房內住下，見眾人皆是倉忙失措，忙問因何此刻到來，究為何事？

郭禮文就將自己被誣害的話，及鮑龍與天子救他的話說了一遍。華家雖然擔驚害怕，無奈他們俱已進來，也不好推他們走，說道：「你們在此雖不妨事，但不可露了風聲，那時官府派人前來，還是躲避不住。」天子見那人怕事，忙問道：「這位尊姓大名？」郭禮文道：「這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叫華琪。」天子道：「既是至好，何必如此懼怯。已經從城裡到此，我與鮑龍都未害怕，難道此地比在城裡還礙事麼？」洪福在旁說道：「若那些狗頭再來，我洪福老爺這根扁擔，也就夠那些人受的了。華兄只管放心。」華琪被眾人一頓說，也沒奈何，只得備了酒飯，請眾人飲食安歇。郭禮文的母親妻小，自有女眷接待，我且不表。

且說城裡楊長祺與李得勝戰了一陣，仍是未將鮑龍、郭禮文獲到，彼此悶悶不樂，說我們如此本領，也曾經過大敵，何以這三四個人就敵他不住，豈不可惱？周光彩道：「現在各犯既被他逃走，惟有先將這店封鎖，明日再添兵追趕，務要捉捕到來，諒他們一夜之間，也走不多遠。」說著就與知府城守三人，當將郭禮文店內所有一切貨物財產封鎖起來，準備隨後充公，回衙歇息。次日大早，又添調合城兵丁，前去追趕了一日，哪裡看見這一班人，只得出了緝捕文書，通詳上憲請兵捉拿。哪知這裡公事還未到省，杭城巡撫衙門早接到聖旨。

這日，龔溫如正在堂內辦事，忽聽巡捕上來稟道：「聖旨下，請大人接旨！」龔溫如吃了一驚，趕著擺了香案，在大堂上叩禮已畢，請天使宣讀。周日清就在堂上將天子的書取了出來，高聲讀了一遍。龔溫如聽畢，謝恩起來，將周日清請入後堂，彼此分賓主坐下。龔溫如道：「聖上既到了嘉興，天使來時究竟是怎樣？請道其詳，好這裡派人前去。」日清又將郭禮文如何被王懷陷害，光彩如何聽信家丁，准了狀詞，將禮文收下監牢，如何在客寓遇見鮑龍，乃救出郭禮文，前後的話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天子意旨叫大人如何辦理，就請大人遵辦便了。」龔溫如道：「天子招呼調周光彩來省，另委員置理，郭禮文銷案，除王懷已死外，仍訪拿訟棍楊必忠，審明照例懲辦。但不知天使來杭之後，楊長祺與知縣及城守可否驚動聖駕？」日清道：「既是大人放心不下，請大人立刻備文差人星夜至嘉興府投遞，無論如何也就可以完事了。」龔溫如見催促甚緊，只得立刻備好了文書，派了中軍星夜馳往嘉興府投遞，仍留日清在行內飲酒。日清道：「天子在那裡盼望，怕中軍一到嘉興，地方官知道天子在本地，必然前去請罪，那時眾人曉得，天子必然不肯在那裡耽擱，仍然要往別處而去。那時小伍不在面前，天子豈不一人獨往？」龔溫如聽這話有理，也就不敢苦留，一面打發中軍前去。

這裡日清就告辭出去。真是急如星火，不一日，已到嘉興府內。正是上燈時節，趕緊進城，走到這郭禮文店門首，見已上了封條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難道天子已被這班狗頭拿去了？倒要打聽明白，方好放心。」說著見那面來了一人，日清上前一把抓住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也在此盼望，大約你也是郭禮文一類，我將你捉到縣裡去，問你要人。」那人被他一嚇，趕忙跪下：「老爺撒手，我不是郭禮文家的人，我是郭禮文朋友家的長工。」周日清道：「不管你什麼朋友不朋友，只要說出郭禮文現在到哪裡去了，老爺就放你，若有虛言，便將你捉到縣裡問罪。」那人被他一嚇，趕緊跪下求道：「老爺你千萬莫說是我說的，我告訴便了。」日清見知道底細，甚是歡喜。乃道：「你果真說出來，我不但不捉到縣裡，還重重賞你。」那人便將郭禮文與天子、鮑龍、洪福那日晚上奔到華家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日清大喜道：「你不必怕，我實對你說道，我就是高老爺的繼子，正要尋他們說話，你既曉得，還帶我去，自有重賞。」那長工見他如此說明，方把愁腸放下，就帶著日清，復出了城。來到華琪家中，果見天子在內，日清上前說明巡撫的話，不知後來各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